



旅行是一个入戏的过程，我时刻告诉自己，在哪个剧场，就入哪部戏。

## 迈兮 旅行达人

“90后”，曾旅居海外八年，留学美国、西班牙、日本，热衷于文化交流和冒险，环球挖掘、记录旅行人文故事，著有《幸会，陌生人》。

# 做行者，就别做过客

【文/张晓雯 图/受访者提供】

## 南美的奇异冒险

17岁那年，迈兮熬了个通宵，写完一叠洋洋洒洒的申请资料，成功入选了一支由二十来名同龄人组成的志愿者团队，飞了30小时来到哥斯达黎加，这个此前的唯一印象是“与国足第一次世界杯出线时同一小组且表现不俗”的国家。

美国少年的父亲一直在中东工作，他从阿曼首都马斯喀特飞来，只想找个湿润点的地方过夏天。这个自我介绍让他在团队里被当做“怪胎”。

一直到某天迈兮“偷偷”违反了不能携带电子产品的规定，带着手机，不巧溜进了少年住处的后院，两个“怪胎”的距离渐渐拉近。她叫他“麝香葡萄”，Muscat（马斯喀特）的另一个含义，比较衬他与与众不同的气场。

于是，两人一起交换ipod里的音乐，一起在每周三的晚餐后走一小时的烂石子路到达村里唯一的小卖部。“麝香葡萄”和无业青年们吹牛、抽烟，迈兮会买电话卡打国际长途。他们开始交换彼此的故事。一个说着：“我刚到阿曼的时候，因为长相被不公平对待。我试着和家乡美国的朋友说起，他们一阵大笑。”一个说着和老友越打越短的电话：“他告诉我他去了西敏寺、大本钟这些我只在杂志上看过的景点；我告诉他在这里的破车里颠簸一整天后的快乐，他却安慰我忍一忍就过去了。”“这世界上很多事，不亲身经历就很难感同身受。”迈兮和“麝香葡萄”都这么觉得。

直到如今，迈兮都没有忘记青柠村，这么偏僻，这么小，这么穷，一个个迷你学校里正规尺寸的足球场成就了这个国家的足球热情；也从没忘记过“麝香葡萄”，这个幻想着“住在纸板箱子里”去流浪的少年。



“我走上的旅途注定会拉开我与无话不说的朋友间的距离。”在一个个陌生人身上，她却看到了灵魂中的共性。28个幸会陌生人的故事，几乎全部以对话体写下，没有风景照。迈兮希望借这本非攻略或游记的旅行书《幸会，陌生人》，呈现异域文化的冲击，开放读者对背后文化现象的多元思考。

## 融入当地的旅行

迈兮的冒险从学生时期就开始了。大学时，她曾去哥伦比亚参加志愿者服务。丛林里曾经被埋下的地雷并未被全部侦测到，农民、老百姓踩到后，往往伤势严重。迈兮跟着团队，为这些人提供量身定做的义肢，帮助其复健，做心理辅导。那些被命运捉弄却仍然乐观开朗的表情，有一种令人泪流满面的力量：“小时候觉得我是在帮人，其实是自己从中成长，他们让我变成更好的人。”

92年出生的迈兮在此后走过了无数地方，因为学的专业是国际关系，对以色列、巴勒斯坦、约旦、东非等大家不太涉足的地方特别感兴趣；因为学西班牙语，又特别钟情于拉丁美洲国家丰富多样的文化。她曾在墨西哥邂逅一个服完兵役，为疗情伤踏上环游世界之旅，而后发觉“这世界不单单只有她”的韩国男孩；认识过活在两个行李箱里，被迫逃离混乱家乡的委内瑞拉女孩……

被问及怎么总是有勇气去看似危险的“非常规”地方旅行，迈兮是这么理解的：“大学第一年寒假，我没回国，两个女孩子去了墨西哥三周。那时候墨西哥旅游还不开放，很多美国同学觉得我们疯了，在他们眼里，觉得墨西哥只有坎昆可去，其他都不安全。我助教是墨西哥人，我就问他的看法。他说，‘这世界上再危险的地方都有安全的所在，再安全的地方都会有险境。我只想告诉你，我家乡东西很好吃，人很热情。有没有危险？有，但你要知道哪里该去哪里不该去。’很多时候看报纸的报道，听没去过当地的人说话，其实没那么可信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如果一定要听，听当地人讲。”



生活周刊×迈兮

Q：说说你的旅行观。

A：我不是先把自己炒成“网红”再出书的人，相反我不太接触网络，出版社的人还跟我说能不能多发点微博。在外旅行的时候，我尽量利用那些时间，不太常跟国内朋友保持紧密联系。当下你身边所能找到、顾及到、想要见就很快能见到的人，才是最重要的。我觉得旅行是一个入戏的过程，我时刻告诉自己，在哪个剧场，就入哪部戏。

Q：有哪些融入当地习俗，感受当地文化的经历令你印象深刻？

A：我住当地朋友家，等于在当地文化的第一现场，餐会、婚礼等社交场合也有机会一起去。做行者，就别做过客。有人说，时间有限，不太可能真正融入当地文化。我觉得这也要看契机和你是怎样的人，这两点是可控的。我可以进入那个环境，对所有给我提供的倡议，全部去说“好”。一个西班牙朋友家里就有支小球队，分工准备食物、球衣，听地道的讲解，和我买张票看球赛是完全不同的体验。